

加缪视角下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处境研究

胡黄熙 张若强*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技术正在重写人感知自身处境的能力。加缪在《局外人》中通过默尔索拒绝表演未经真实感受的情感, 界定了感知的真实性, 而这种真实性在算法时代正面临新的压力。情感应用与推荐系统以预设类别和即时回应替代了人对自身感受的停留与承认。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中的“下山的间歇”被算法的“永续回应”与数字化高密度连接系统性地剔除。那段间歇本是清醒得以发生的沉默间隙。这种剔除遮蔽了荒诞赖以显现的裂隙, 也侵蚀了清醒得以生长的条件。在技术环境中, 清醒不再是自然状态, 而必须通过主动的停顿与觉察来争取。西西弗斯的幸福因其清醒而可能, 而这种清醒在人工智能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维持。

关键词: 加缪;《局外人》; 感知的真实性; 人工智能时代

A Study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bert Camus

Hu Huangxi, Zhang Ruoq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000

Abstract: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the human capacity to perceive one's own situation. In *L'Étranger*, Camus defines authenticity of perception through Meursault's refusal to perform emotions he does not genuinely feel, but this authenticity is now facing new pressures in the age of algorithms. Emotion ap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 systems replace dwelling upon and acknowledging one's own feelings with preset categories and instant responses. The "interval of descent" in Camus's *Le Mythe de Sisyphe* is systematically eliminated by the algorithm's "perpetual response" and the high-density connectivity of digital life. That interval is the silent gap in which lucidity can arise. Its elimination obscures the fissure through which the absurd manifests itself, and erodes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lucidity can grow. In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lucidity is no longer a natural state; it must be actively pursued through intentional pause and awareness. Sisyphus's happiness is possible precisely because of his lucidity, yet this lucidity is harder to sustai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n ever before.

Keywords: Albert Camus; *L'Étranger*; Authenticity of perceptio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0 引言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面临一种新的处境。系统随时给出回答, 算法随时填满空白, 情感应用随时提供陪伴, 这个世界从未如此善于“回应”。然而, 被回应与真正遭遇自己的处境, 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是技术性的满足, 后者需要沉默、需要停顿、需要那种加缪所说的“夹杂着惊异的倦怠”(lassitude teintée d'étonnement)。正是在这种倦怠里, 人才会猛然追问我究竟在做什么, 为什么而活。当技术以高效填补了所有可能产生这种倦怠的时间缝隙, 清醒便失去了它的生长土壤。这是一种新的困境, 既不同于劳动被替代的威胁, 也不同于隐私被侵犯的焦虑, 它更为根本: 人正在失去感知自身处境的能力, 却浑然不觉。

技术对人的影响的研究并不限于外部关系的分析视角。现有研究关注劳动替代与伦理规范问题, 但很少触及人感知自身处境这一内在维度。技术环境正在重写人与荒诞之间的关系结构。加缪的荒诞哲学为理解这一变化提供

了可行性方案。荒诞哲学, 即通过清醒、回避与反抗三个概念的运用, 揭示人对意义的渴望与世界的沉默之间那道裂隙, 审视技术环境如何系统性地遮蔽这道裂隙、侵蚀清醒生长的条件。这就引出了三个基本判断。《局外人》中默尔索式的感知真实性, 在算法时代面临新的压力, 因为情感应用与推荐系统以预设类别和即时回应替代了人对自身感受的停留与承认。《局外人》中法庭审判的逻辑, 与算法平台对“正常用户”的隐性规训在结构上高度同构^[1]。而《西西弗斯的神话》中那段使清醒得以发生的“下山的间歇”被算法的“永续回应”与数字化高密度连接系统性地剔除, 因此清醒不再是自然状态, 而必须通过主动的停顿与觉察来争取^[2]。

1 感受的真实性: 默尔索的拒绝与算法时代的格式化

“感受真实”是默尔索这个人物的核心。默尔索并非冷漠, 而是拒绝表演一种他没有真正感受到的情绪。小说

开篇,他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叙述仅有寥寥数语:“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加缪 2010: 1)这句话在加缪的叙述中不是冷漠的宣告,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诚实。他只陈述他所知道的事实,拒绝为悲痛附加他尚未感受到的重量。守灵夜里,他没有哭,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抽了一支烟。在日后的法庭审讯中,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他的“罪证”。检察官以他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推断出他“在精神心理上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并主张此人“与这个社会一刀两断”。默尔索所受的审判,表面上是杀人案的司法程序,实质上是社会对一种拒绝表演情感的感知方式的惩处。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将这种拒绝表演的姿态命名为“清醒”(lucidité)。清醒不是对世界的漠然,而是对自身真实感受的坚守。它要求人既不用幻象美化处境,也不用表演替代感受,在自己与自己的处境之间保持直接的接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默尔索不是一个道德残缺的人物,而是一个感知方式格外诚实的人:他只在他真正感受到的边界内行动,不多说一句,不少承认一分。威胁不来自他的行为,而来自他的感知方式对社会规范的隐性拒绝。

然而,这种感知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正面临一种新的压力。情感类应用以“了解你的情绪”为名,提供预设的情感类别供用户选择;推荐算法通过分析历史行为,预判用户“应当”感受到什么,并以此为依据推送相应内容;智能陪伴系统则以模拟温度填补孤独,以即时回应替代真实感受所需要的沉默。这套系统并不强迫人表演情感,但它以一种更柔和的方式完成了同样的事情。它替人命名情绪,替人填充感受,在人还未停下来真正感受自身处境之前,就已经提供了一份关于这种处境的解释。默尔索式的感知真实性是只承认自己真正感受到的东西,但在这套系统中越来越难以维持,不是因为系统禁止它,而是因为系统绕开了它,使人在流畅的体验中从未真正停留在自己的感受里^[3]。人不再被强迫表演情感,但感受与表演之间的距离正在以一种几乎不可察觉的方式收缩。

2 审判的逻辑:规范的暴力与算法规训的同构

默尔索在法庭上面对的,从来不是那桩命案本身。审讯一开始,调查的矛头便指向了他的日常生活。他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他守灵时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抽了一支烟,他不知道母亲确切的岁数,母亲下葬的第二天他与玛丽去游泳,看了一场滑稽电影,然后把她带回了家。这些细节在法庭上被检察官一一罗列,作为核心指控。正是这些生活小节,构成了控方所谓“杀人犯的心理”的全部证据。因此,死刑的宣判并非来自那一枪,而来自他“在母亲葬礼上没

有哭”这一事实。加缪用这场审判揭示出了一套判定机制的本质:被审判的不是行为,而是感受方式;被量刑的不是事实,而是与社会规范的偏离程度。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在涉及自身命运的程序中沦为局外人,代他说话的是律师,定义他的是检察官,而那个真正的他,也就是表达他的内心、他感受事物的方式的他,从一开始就被这套程序排斥在外。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将这种强迫告别真实处境的机制称为“回避”(esquive)。回避不一定是主动的逃跑,它更常见的形态,是社会提前替人建立好一套解释系统,使人在不知不觉中用社会期待的感受方式替代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方式。在加缪看来,宗教的“跳跃”(saut)、意识形态的庇护,都是这种回避的变体。人在荒诞面前,急于用一套现成的意义体系来填补那道裂隙,而不愿停留在裂隙本身。在加缪的叙述里,默尔索的罪正是他拒绝了这种回避。他不愿表演他没有感受到的悲痛,不愿用社会认可的情感方式来遮盖自己真实的内心状态。这种拒绝,在任何正常运转的规范体系中,都具有一种隐性的威胁性,暴露了规范本身的任意性。

这套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演。算法平台对用户行为进行持续的数据采集与建模,由此生成一套关于“正常用户应当如何互动”的隐性规范:停留时长、点击行为、互动频次、情绪反应等数据构成了平台对“正常性”的判定标准。符合这套标准的内容被推荐、被放大;偏离这套标准的内容被降权、被过滤;不符合平台“情感期待”的表达方式则在系统的筛选中逐渐消失。世界以一套预设的“正常感受方式”为尺度,将偏离者定义为问题,将合规者定义为正常。Vredenburg (2022, 80)在讨论 AI 时代的工作环境时指出,当人被“systematically prevented from grasping the normative character of their social world”(系统性地阻断了对自身社会处境之规范性质的理解),一种更深层的异化便会随之发生。当平台以“个性化推送”为名,实质上是以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反向塑造用户的感受预期,人所感受到的,便不再首先是自己真实的感受,而是算法认为他“应当”感受到的东西^[4]。

法庭的判决是强制性的,它告诉默尔索他的感受方式是错的,并以死刑来执行这个判断。而算法的运作是诱导性的,它不说用户的感受方式是错的,它只是让符合期待的感受方式得到更多的正向反馈,而让偏离期待的感受方式在持续的沉默和冷遇中自动萎缩。这是一种温和得多、也隐蔽得多的规范化过程。它的危险并不在于它会惩罚某个具体的“默尔索”,而在于它会在日积月累中,把所有人都训练成不再能够产生“默尔索式感受”的人。

这意味着，算法时代的人，很可能在不遭遇任何明显审判的情况下，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默尔索至少知道他被判了，他在心里发出过那句话：“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被告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本人有话要说！”（加缪，2010：101）这句话是一种清醒的抵抗，哪怕是徒劳的。而一个在算法环境中不断被诱导、被格式化、被温和地训练成“正常用户”的人，甚至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审判。他感受到的，只是流畅、便利与被理解，是那种系统告诉他，他得到了一切他所需要之物的感觉。不是被迫戴上枷锁，而是把枷锁误认成了自己的皮肤，这正是加缪意义上最深层的荒诞困境。

3 下山的时刻：清醒作为反抗

如果说审判的逻辑揭示了规范暴力如何运作，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人在认清这一处境之后，该如何应对？加缪在西西弗斯的故事里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而这个回答的关键，不在于西西弗斯推石头的时刻，而在于他下山的时刻。

石头滚落，西西弗斯开始往山下走。加缪（1967：163）写道：“C'est pendant ce retour, cette pause, que Sisyphe m'intéresse.”（正是在这一回返、这一停顿之中，西西弗斯令我感兴趣。）清醒不发生在努力之中，不发生在到达顶点的瞬间，而发生在人从巅峰折返、石头已经下坠、下一次攀登尚未开始的那个间隔里。在这个间隔中，西西弗斯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知道这将永无止境，知道没有任何神明会施以援手，而他依然选择下山再来。加缪把这种在清醒中继续前行的姿态称为反抗，并与“跳跃”明确区分。跳跃是人在荒诞面前急于寻找出口，而反抗是人在看透处境之后，拒绝用任何现成的意义体系来遮蔽那道裂隙，选择在裂隙中生活。

算法时代真正削弱的，恰恰是那种“下山的时刻”。系统用持续的推送、即时的回应和流畅的界面，填满了人本可以停下来察觉自身处境的每一个间隙。西西弗斯还有下山的路可以走，有那段沉默可以思考；而一个被算法持续激活的人，他的“下山时刻”被剥夺了。他不是被迫继续推石头，而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又抓住了石头，因为系统在他将要停下来的瞬间，恰好推送了下一条内容。正如弗洛姆（1955：114-115）在《健全的社会》中所言，现代人的异化“贯穿了人与他的工作、他所消费的物品、国家、他的同胞以及他自身之间的关系。”智能时代，人失去对自身真实感受的触达，继而失去与他人、与处境的真实连接。于是，清醒是一种在日常流畅中悄然完成的消磨。

然而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之所以没有停在悲剧里，正是因为他最后说了那句话：“Il faut imaginer Sisyphe

heureux.”（Camus 1967：166）（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这句话常被误读为一种廉价的乐观，仿佛是在说苦难并不存在。但加缪的意思恰恰相反。这句话的前提，是西西弗斯清楚地知道他的处境，知道石头会永远滚落，知道没有终点。正是在这种清醒的前提下，他仍然能够“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不是被安慰之后的轻松，不是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的释然，而是一个人在没有任何终极保证的条件下，仍然对自己的生命保有主权的那种感受。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即便技术环境无法改变，即便算法仍然在运转，人依然可以在某些时刻选择停下来，选择察觉，选择不立刻被下一个推送带走，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尊严。

4 结语

人工智能并未消解荒诞，而是以三种方式系统性地遮蔽了荒诞得以被感知的条件，情感格式化替代了默尔索式的感知真实性，算法规训以服务之名重演了法庭审判的规范逻辑，“永续回应”剥夺了清醒得以发生的“下山时刻”。三者叠加的结果，不是让人更痛苦，而是让人对自身处境愈发无感，却浑然不觉。加缪说，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但这句话有其严格的前提：幸福因清醒而可能。清醒在今天不再自然降临，它需要主动的停顿、觉察，以及在系统将要替你填满空白之前，先让那道沉默停留片刻的意愿。这种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也是人在技术时代仍然对自己的生命保有主权的唯一方式。

参考文献：

- [1] 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2] CAMUS A. *Le Mythe de Sisyphe: essai sur l'absurde*[M]. Paris: Gallimard, 1967.
- [3] Fromm E. *The Sane Society*[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55.
- [4] Vredenburg K. Freedom at Work: Understanding, Alienation, and the AI-Driven Workplace[J].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22, 52(1): 78-92.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一般课题“人机协作视域下AI赋能吉林故事的法语教学模式研究”（编号：GH255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黄熙（2004.07.17），男，汉族，湖南长沙人，本科在读，专业方向：法语。

* 通讯作者：张若强（1980.01-），男，汉族，山东郓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翻译，区域国别。